

墨子大全

第五拾叁册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

墨子卷之二

沛

墨子大全

〔第五拾叁冊〕

墨子簡編 〓 嚴靈峰撰

墨子思想體系與各篇內容分析 〓 嚴靈峰撰

墨子知見書目 〓 嚴靈峰撰

墨子生平及其教育學術之研究 〓 馮成榮著

【第伍拾叁册目錄】



墨子大全

墨子簡編	嚴靈峰撰		壹
墨子思想體系與各篇內容分析	嚴靈峰撰		貳佰肆拾伍
墨子知見書目	嚴靈峰撰		貳佰玖拾壹
墨子生平及其教育學術之研究	馮成榮著		叁佰玖拾玖

自序

韓子曰：「孔子、墨子俱道堯、舜，而取舍不同。」今讀墨書五十一篇，其言信矣。孟子說「仁義」，墨子尚「功利」，不相爲謀；故孟子距之曰：「楊、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。」馴致指爲「無父、無君」，斥爲「禽獸」，憤怒見於辭色。道性善者亦不顧其溢惡之言。蓋當時儒、墨並稱「顯學」，足以分庭抗禮；孟氏之心有戚戚焉耳。逮至漢世，武帝尊重儒術，罷黜百家，墨學遂微。董仲舒曰：「夫仁人者，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。」其鄙薄「功利」可謂至矣。墨學亦自是一蹶不振，塵霾達二千年之久，豈有命也歟！

晉人魯勝雖注「辯經」，惟其書失傳，難以稽考。迄於中唐，昌黎文起百代之衰，力闢佛、老，以道統自承；其於墨子卻獨具隻眼，曰：「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孔子；不相用不足爲孔、墨。」韓氏之用心良苦，無如曲高和寡；歷兩百載，墨學竟無傳人，亦可悲也已！自是宋儒沉溺心性之說，明人選校每多玩弄詞章；坊刻之書，魯魚亥豕，舛誤百出。俗

云：「明人刻書而書亡。」終非無故，其無裨於墨學之傳授，不待言矣。

現存墨子版本尚多，而宋刊則無有；最古者爲日本宮內省圖書寮（現稱「內閣文庫」）所藏唐魏徵之「群書治要」鈔本；此書校於文應元年（西元一二六〇年），值我國宋理宗景定元年；董其事者爲直講清原氏，此乃「節本」，惜未能窺其全豹。

降及清代，釋大取殘篇者，有傅山；校墨子全書者，有畢沅、顧廣圻、盧文弨；可謂開風氣之先，亦墨氏之功臣也。其後，王念孫、引之父子、俞樾、張惠言、蘇時學、戴望、王闓運、王樹枏、吳汝綸、陶鴻慶、于鬯、孫詒讓並治墨學，雖互有短長；於斟讎理董，窮究覃思，功不可殁！而孫氏之「閒詁」可謂集其大成，大醇而小疵矣。近人王景曦、劉師培、尹桐陽、張純一、李笠、陳柱、吳毓江、唐敬泉、于省吾輩嘗致力於是，亦有創獲；然大都偏於訓詁、校勘，於墨子思想作系統之研究者，殊不多觀；誠美中不足者也。清末新會梁啟超所著「墨學微」一書，泛論墨子學說，蹊徑獨闢，別開生面，爲墨學創歷史之新頁。從茲各方研究之成績乃漸可觀；梁氏倡導之力也。

去秋爲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諸生講授「墨子哲學」，苦無適當課本；乃於春間手著是編。內容：以義理爲主，校勘爲輔；博摭眾家，擇善而從。自信立論客觀，不作彊解；或可供同學諸子之一助耳。書既殺青，謹敘其崖略如此。

中華民國五十六年，歲次丁未，六月二十日，無求備齋主人福州嚴靈峯於臺北市。

凡例

一、本書編纂目的，以「義理」爲主，「校勘」爲輔；俾供大、專以上學校參考之用。

二、本書校勘，以「經訓堂叢書」畢沅注本爲底本，注釋則以孫詒讓「墨子閒詁」爲主，並兼採他說。

三、校勘所據版本，其「簡稱」依吳毓江「例言」：(一)卷子本、(二)明正統道藏本、(三)明正德俞弁鈔本（正德本）、(四)明吳寬鈔本（吳鈔本）、(五)明嘉靖陸穩校芝城銅板活字本（陸本）、(六)明嘉靖陸紱唐堯臣纂本（唐本）、商務印書館影印唐刻本（影唐本）、(七)明隆慶沈津刻百家類纂本（沈本）、(八)明潛庵絃子集本（潛本）、(九)明萬曆茅坤校坊刻本（茅本）、(十)日本寶曆七年秋山儀校刻本（寶曆本）、(十一)明萬曆「李卓吾叢書」本（李本）、(十二)明萬曆馮氏縣眇閣本（縣眇閣本）、(十三)明郎兆玉堂策檻刻本（堂策檻本）、(十四)陳仁錫選諸子奇賞本（陳本）、(十五)乾隆四庫全書文津閣本（四庫本），其餘則逕標著者姓名。

四、本書因多古字、譌文、錯簡，其中每不易理解，斟證、移易所採眾說，則擇善而從。費解之文，暫付闕疑；間有解說過於冗贅者，則節取其要義；倘二說皆通者，則並存之。

五、本書採取「節選」方式，各篇前後次序略有更動；但又不失本書原意爲度。其錯亂難讀者，盡量予以刪節。就中錯簡之移易與補正，多採王念孫之說；間亦參考他說自行校補。

六、書中凡編者自附己見者，於每篇之首標以「靈峯按」字樣；自餘則僅加「按」字，以別諸家。

七、本編前有：「墨翟新傳」、「現存墨子諸篇內容之分析及其作者的鑑定」與「墨子的思想體系及其功利主義」各文，對於墨子其人其書及其思想俱有扼要之敘述；可予讀者對墨子一書之基本了解。

八、末附：各篇內容表解、「本書引用墨子重要參考書目」，爲初學者必需之參考資料。其詳請參閱編者另著：「墨子知見書目」（「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」新一卷第二第三期並「書目季刊」第二卷第二期內。即由臺灣學生書局重印單行本出版。）對見存墨子著述當有全般之瞭解。

九、此外，關於「墨辯」及「守禦」二部，容分別單行編著。

十、本書有未盡及紕繆之處，望方家不吝指教；俾可隨時修正。

目 錄

再版說明	1
自序	4
凡例	22
墨翟新傳	58
現存墨子諸篇內容之分析及其作者的鑑定	86
墨子的思想體系及其功利主義	64
墨子簡編（節錄）	58
一 法儀	58
二 天志	64
三 明鬼	86

四 兼愛·····	107
五 非攻、貴義·····	130
六 非命·····	144
七 非樂·····	159
八 節用、節葬·····	169
九 尚同·····	188
十 尚賢·····	202
墨子各篇內容表解·····	224
本書引用及參考重要墨子書目·····	233

墨翟新傳

墨子名翟，姓墨氏，魯人；或曰宋人。約生於周敬王介元年至周安王驕十六年之間（西元前四六八年至前三七六年），學於史角之後。公輸般爲楚作雲梯，將以攻宋，墨子自魯往，力止之。嘗獻書楚惠王，惠王不能用，仍歸魯。越王使公尚過迎之於魯，辭不往；宋昭公時，仕爲大夫；嘗奉使之衛。昭公末年，司城皇喜專政劫君，囚墨子。後返居魯，穆公常咨以國事。老而遊齊，見田和。齊將項子牛將伐魯，墨子勸阻之，不聽。後重遊楚，居魯陽。魯陽文子欲伐鄭，墨子又聞而止之。時年已八十餘歲。其所著書，劉向校錄者爲七十一篇，今存五十一篇，但其中尚有他書混入者。有弟子三百餘人，其名氏可考者，有禽滑釐、高石子、縣子碩、高何、公尚過、耕柱子、魏越、管黔激、高孫子、治徒娛、跌鼻、曹公子、勝綽、彭輕生子、孟山、弦唐子、隨巢子、胡非子等十有八人，他則不可考矣。

靈峯按：此文採自譚正璧的「墨子小傳」，並略加修正而成。惟世之說者，有謂：墨子

非姓墨氏，「墨」乃其職業或學派之稱；如：元伊世珍，清周亮工，近人江琬、顧實、陳柱、錢穆、馮友蘭、張純一、胡懷琛、衛聚賢並主此說。茲略為辨正：

(一)古有墨姓，元和姓纂：墨氏，孤竹君之後，本姓墨臺氏，後改為墨氏。戰國時宋人墨理，著書說「墨子」。(按：此乃後世之說，備此參考。)

(二)古人引書，多指「墨」為姓：

(1)荀子非十二子篇：如：它囂、魏牟、陳仲、史鰌、墨翟、宋鉞、田駢、慎到、惠施、鄧析、孟軻。

天論篇：慎子、老子（老亦係古姓，請參閱拙著「老聃新傳」。在「老莊研究」內。臺灣中華書局出版。）、墨子、宋子。

解蔽篇：墨子、宋子、慎子、申子、惠子、莊子、孔子。

(2)莊子天下篇：墨翟、禽滑釐、宋鉞、尹文、彭蒙、慎到、關尹、老聃、莊周。

(3)呂氏春秋不二篇：老聃、孔子、墨翟、關尹、列子、陳駢、陽生、孫臏、王廖、兒良。

(二)本書：耕柱、貴義、公孟、魯問諸篇所引墨子之言，皆自稱曰：「翟」，而不謂「墨」；足證「翟」係其名，以「墨」為氏。

(四)書稱：「子墨子」、冠「子」於氏上；如公羊傳隱公十一年之「子沈子」，列子、莊

子書、呂氏春秋並稱：列禦寇爲「子列子」，荀子書稱：宋鉞爲「子宋子」；公羊傳哀公四年有：「子北宮子」；皆以「子」字冠於姓上。何休注公羊傳云：「稱『子』冠氏上者，著其爲師也。」以上各家，大抵如此。

(五)漢班固風俗通曰：「氏於事者：巫、卜、陶、匠，是也。」春秋之世常見以職官爲姓者，如：祝、史、司徒、司空、司馬、令尹之類。日本有服部姓者，由其祖先爲織工；渡邊姓者，其祖先以管理渡船爲業；有犬養姓者，其祖先乃爲政府司養狗部門職務者。西方有以 Smith 爲姓者，其義即「工匠」；此外有：Goldsmith（金匠）、Silversmith（銀匠）；頗疑其來源與中、日兩國相類似。

以上五證觀之，則墨子之姓墨，名翟；似無可疑。

現存墨子諸篇內容之分析及其作者的鑑定

墨子各篇的辨僞，畢沅、汪中、孫詒讓早有考證，梁啟超和胡適兩人都做過了很嚴密的分析，也有很大的貢獻；不過有些地方作者微有不同的意見，茲重新加以分別敘說：

一、疑非墨子原書者

(一)親士篇——此篇原意可與「尚賢」相合，如云：「入國而不存其士，則亡國矣：見賢而不急，則緩其君矣。非賢無急，非士無與慮國；緩賢亡士，而能以其國存者，未曾有也。」但後文：「今有五錐，此其銛；銛者必先挫；有五刀，此其錯，錯者必先靡；是以甘井近竭，招木近伐。」又：「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，故能大；聖人者，事無辭也，物無違也，故能為天下器，是故江河之水，非一水之源也，千鎰之裘，非一狐之白也。」這些好像老子第九章：「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」第六十六章：「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

善下之。」莊子天道篇：「甘井先竭，招木先伐。」分明是老、莊思想混入，且文字結構亦不類；斷非墨子本文。此篇魏徵的「群書治要」未錄。

(二)修身篇——此篇首云：「君子戰雖有陳，而勇爲本焉；喪雖有禮，而哀爲本焉。」禮記祭義：「戰陳無勇爲非孝。」論語八佾篇：「臨喪不哀，吾何以觀之哉？」完全是儒家的思想，前者與墨子的「非攻」思想牴牾，後者與非儒篇：「久喪僞哀以謾親」之語相反。下文：「貧則見廉，富則見義，生則見愛，死則見哀。」尤非墨家思想。後文：「暢之四支，接之肌膚，華髮隤顛，而猶弗舍者，其唯聖人乎！」此類文句，與墨子文字大異，似是脫胎於易繫辭傳。當係他書闕入。且「治要」亦未錄。

(三)所染篇——畢沅云：「呂氏春秋當染篇文略同。」蘇時學云：「篇中言中山尚、宋康皆墨子後事，而禽子爲墨子弟子，至與傳說並稱；此必非墨子之言，蓋亦出於門弟子。」孫詒讓說：「『子墨子言』句，『言』字疑衍。」孫說對的。此作「子墨子言」，既不同於「子墨子曰」，又不同於「子墨子言曰」，與全書文例有異，當係著者舉子墨子見染絲之事爲說。此言「舜染於許由、伯陽，禹染於皋陶、伯益，湯染於伊尹、仲虺，武王染於太公、周公。」又與「尚賢」的思想有出入。「尚賢」乃選賢舉能，由上到下，故堯舉舜，禹舉益，湯舉伊尹，文王舉閎夭、泰顛。墨子主張：「上同而不下比」，「有從上之正下，無從下之正上。」顯然與所染不合。本篇很像荀子的勸學篇：「青取之於藍，而青於藍。」下

文：「學莫便乎近其人。」所染之說，乃指學言。後引：「詩曰：『必擇所堪，必謹所堪者，』此之謂也。」與荀子全書引「詩」的體例完全一樣；應不是墨子原書的本文。

二、墨子的基本思想而為及門弟子所傳述者

(一)法儀篇——這是墨子學說的一篇綱領，謂一切言論、行事必需有一種法度、儀則以為標準；所以非命篇說：「言必立儀。」天志中篇說：「墨子之有天志（原作「之」），辟之（原作「人」）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，匠人之有矩也。」此云：「無法儀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。」可見「無法儀」在墨子學說中的重要。本篇首引「子墨子曰」，如論語之引「子曰」；公羊傳隱公十一年，何休注曰：「稱『子』冠氏上者，著其為師也。」可見這是墨子弟子引其師說的文字。

(二)尚賢上、中、下三篇，尚同上、中、下三篇、兼愛上、中、下三篇、非攻上、中、下三篇，節用上、中二篇，節葬下篇，天志上、中、下三篇，明鬼下篇，非樂上篇，非命上、中、下三篇——這十篇，除非攻上篇無「子墨子曰」外，其餘各篇皆引，疑此篇上有脫文。此十篇當俱係墨子門人傳述其師之作。魯問篇云：「子墨子曰：『凡入國，必擇務而從事焉；國家昏亂，則語之尚賢、尚同；國家貧，則語之節用、節葬；國家惠音湛湫，則語之非樂、非命；國家淫僻無禮，則語之尊天、事鬼；國家務奪侵凌，則語之兼愛、非攻。』」以

上篇目，可說與此完全相符；可見這十篇是真正的墨子的政治思想的體系。至於分作上、中、下三篇，或闕或存，相信其內容必皆大同小異。韓非子顯學篇說：「自墨子之死也，有相里氏之墨，有相夫氏之墨，有鄧陵氏之墨；……墨離爲三。」足證這各有三篇，必爲墨子後學三派並有所記，而自相傳授，乃詳略不同；一如論語之有齊、魯、古三家，內容之大同小異；想孔、墨之時，學術的傳授繼承，大抵如此。

三、疑係上十篇的概論餘說或係脫簡

(一) 七患篇——此篇引「子墨子曰」，體例與前十篇同。內容似係節用、節葬兩篇之緒餘，或闕佚篇中的脫簡。

(二) 辭過篇——此篇標題與內容不相涉，且引「子墨子曰」，與七患篇略同；皆言節用之說。考節用今闕下篇，疑係是篇脫文，或係校者不察，另標篇名，遂致屬混。

四、疑亦係基本篇目

(一) 貴義篇——此篇首亦引「子墨子曰」，與前十篇並爲傳述墨子的基本思想；惟文字散漫即不若前者系統嚴密；疑其中脫文甚多。又：「貴義」與「非攻」內容最爲接近，其實「非攻」，是「貴義」，惜魯問不及此篇，而非攻上篇首無「子墨子曰」，此亦或係非攻

上篇前段之脫文。

(二)三辯——此篇文不對題，疑係墨子論辯的主要篇目之一，但原文已佚。現在內容，與「非樂」相同，似係「非樂」上篇前段或下篇之文字，誤編於此。

五、記述墨子之言論行事

耕柱、公孟、魯問、公輸——此四篇似係墨子門人或後學記述其當時與弟子及時人問答之語，其體裁頗類儒家的論語；耕柱篇則多論明鬼、貴義、非攻；公孟篇亦言：非攻、非樂、節用、節葬；魯問篇則兼有：非攻、天志、尚同、節用、明鬼、貴義無不及之。公輸篇則逕言非攻與守禦之法。此數篇雖乏系統、條貫；但其傳述墨子學說，則當無疑義。

六、墨子自著

(一)墨經上、下二篇——先秦古籍稱「經」者，有春秋經、易經，韓非子七術、六微之末均題：「右經」，管子牧民、形勢、立政、版法、明法五篇皆有「經」有「解」（按：內牧民解亡）。春秋經有左氏、公羊、穀梁三傳；易經的卦、爻辭亦並有傳，如言：彖辭、象辭。韓非子內外、儲之經亦各有說，如云：「其說在老聃之言失也魚。」或標「說一」、「說二」等等。春秋之傳非作者自撰，但韓非之說則由自著。墨子有經上、下及經說